

物犹星居 罗光成专栏



罗光成

罗光成，中国作协会员、安徽省作协理事、南陵县文联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散文百家》《雨花》《人民日报》等。出版专著多部。入围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。

事实证明，扔弃了变味的咸鱼，并没有因之失去什么。

咸鱼是爱人腌制的。应该说，这是一条不错的鱼。鲜活地买回来，在初冬的阳光里，鳞片折闪着金属般的光泽。这个鱼好！这个鱼腌了最好吃！——一路的赞美，让这条鱼看上去更加可心起来。去鳞、剖洗、割口、码盐，爱人家传的腌制拿手好戏，得到了又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示。但天不作美，腌制一段时间，就在从瓦罐的盐水里取出晾晒的时候，太阳休假了。连日的阴雨，使挂在廊头的咸鱼整天潮漉漉的，渗出的盐水珠缀满鱼身，并渐至生出些许异味来。多日以后，虽在重新上班的太阳朗照下终于晒干，但早已生成的异味是再也无法除去了。

是留？是扔？围绕这条有些异味的咸鱼，这一古老的“是非”命题，开始在爱人与我之间展开了。扔掉！——我的态度十分明确：因为这已不再是名副其实的咸鱼，而是一条变味的咸鱼，从科学的角度是不能食用，至少是食之无益的。

扔弃变味的咸鱼

留着！——爱人的意见也自有道理：虽然变了一点味，但仍然是咸鱼，就算食之无益，料想也决不会有什么大碍。何况，怕变味不让你吃就是了。讨论到最后，爱人总是以这样一句话结束。

这样，这条变味的咸鱼，就在爱人与我“留”还是“扔”的论证中，被暂时搁在了厨房的食品架上。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，咸鱼就这样被搁在那里。坚持要留下的爱人似乎也忘记了品尝；而明确要扔掉的我更是无心去惦记它。终于在一个周末，趁爱人外出买菜的当儿，我果断地将这条变味的咸鱼从橱架上取下，装进早已准备好的塑料袋，毫不犹豫扔弃到楼侧的垃圾小屋里。

想象中爱人的质难并没有发生。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及时发现变味的咸鱼已被我扔去——她的注意力显然已不在这条咸鱼，或说，这条变味的咸鱼已不再占据她的记忆——这是我经过分析得出的结论。直到现在，她依然没有提起或查找她曾搁在橱架上的那条咸鱼。

其实，生活中，有多少这样变味的咸鱼，像鸡肋一样粘连着我们，游走在我们的思想中，牵挂着我们的的心思，使我们对它处于留着无用、弃之不舍的二难境地。譬如，已派不上用场的旧家具，因为曾与我们共处，宁愿把它堆在那里占据空间，也不愿卖给旧货店；譬如，早已穿不着的衣服，因为曾带着我们的体温，宁愿把它垫在箱底，也不愿随便丢弃。还譬如一把拆换下来的门锁，一截装璜时剩下的水管，一盏早已不用的台灯……都在那里占据着位置，混淆着有用与无用，使我们的生活变得累赘与复杂，远离了清雅与简单。

“人的本身是可以清纯一些的。为物所累，只能是庸者。”智者的智慧不在于拥有多少，而在于能清楚地辨析有用与无用，明确地决定留取与舍去，包括对荣誉、地位、金钱的取舍——从而永远走着轻装上阵奋发向前的路。

扔掉变味的咸鱼，是一种意识的觉醒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，是争取完美新生活的开始。

修文馆改革

为五品、六品，政治地位较低，且缺乏管理，人员流动性强，数目亦不固定。

景龙二年(708)，作为新任馆主，上官婉儿走马上任，从四个方面着手修文馆的改革。包括：第一，提高修文馆政治地位。第二，力纠从前的混乱，首倡设立学士和直学士的编制。第三，更新选聘标准。第四，延揽天下英才。

自修文馆改革，宫廷应酬唱和，游宴赋诗活动，大量增加。史载，中宗一朝，从神龙元年(705)至景龙四年(710)，约六年时间里，中宗为首的游宴赋诗活动，多达五十余次。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中宗朝诗坛，有唐一代空前繁荣，成为盛唐文学的先声，更迎来了七律的最终成型。上官婉儿功不可没。

站在修文馆，祖父上官仪曾工作过的地方，不知婉儿是否有去寻找过祖父的痕迹。祖父、父亲蒙难时，她尚在襁褓，两位至亲，她竟无丝毫印象。每当想起，只有无穷无尽的空落，仿佛宇宙间仅她一人。一个没有出处、没有渊源的人。

但她又知道，祖父一直都在的。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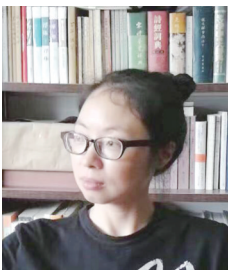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诗歌里，在修文馆那些他曾经掌管的藏书里。她也知道，她在修文馆的作为，祖父泉下有知，一定会为她骄傲的。

景龙三年(709)年中，上官婉儿的母亲郑氏去世，以她从来未曾想象的沛国夫人的身份下葬。这位隐身于婉儿身后的母亲，史料记载寥寥数字。名字，年龄，籍贯，家世，以及性情，皆不详知。然而依常理亦可推测，李重俊兵变是一个母亲的梦魇。婉儿是否会秤量天下，已不重要，她更希望女儿平安，一生有始有终。

玄武门城楼，与太子、中宗较量，十万分惊险中，上官婉儿是否有想起母亲？当是一定的。那一刻，若她没有抓住一线生机，又若出现任何一丁点的差错，中宗为保命，将自己拱手送至叛军手上，她自然就成了“清君侧”的牺牲品，年迈的母亲一定会被牵连。从来天子无情，最坏的打算，往往也是最有可能的。

从此，宇宙间真的只剩婉儿自己了。这样也好，尘世中，或进或守，她都不会有牵挂了。再无软肋，一身盔甲。

湘麓网视 寇研专栏



寇研

寇研，作家，出版《思奔》《大唐孔雀》《上官婉儿和她的大唐》等作品多部。

景龙二年(708)四月，上官婉儿奉圣命，领衔规制修文馆。

唐一代，修文馆始建于唐武德四年(621)，高祖时期，无甚声名，其时，李世民秦王府的文学馆及“十八学士”，势压修文馆。武德九年(626)，经玄武门政变，李世民称帝，接手修文馆。随着太宗统治逐渐步入偃武修文时期，修文馆日益受到重视，聚书二十余万卷，由文学侍臣虞世南、上官仪等领衔掌管。

武则天时期，因女皇雅好文艺，修文馆学士群体再次扩充，前有北门学士，后有奉宸府的珠英学士。其时也涌现了许多著名诗人，成就斐然，如史称“文章四友”的苏味道、李峤、崔融、杜审言，又有宋之问、沈约期这两位对律诗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一线诗人，等等。

依《唐六典》所载，修文馆主要职责在于：“掌详正图籍，授教生徒。凡朝廷有制度沿革，礼仪轻重，得参议焉。”从设馆始至景龙二年，修文馆虽为常设机构，授教生徒，藏书储贤，有参议权，然，建馆八十余年，馆内只设学士和直学士，分别

宁荣二公

已经明白，石头的原始“需求”只是“补天”，补天不成，一僧一道才前来诱惑石头下凡；当石头有了新的“需求”，就需要到人间寻找一个恰当的托身之所；这个任务是来自警幻仙姑的“需求”——她要找一位能够肩负大任者去拯救正在走向衰败(末世)的贾府；而警幻的“需求”来自何方呢？正是“宁荣二公之灵的嘱托”。

第五回，宝玉梦游之际，警幻曾对众仙姑说：“适从宁府所过，偶遇宁荣二公之灵，嘱吾云：‘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，功名奕世，富贵传流，虽历百年，奈运终数尽，不可挽回者。故遗之子孙虽多，竟无可以继业。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，禀性乖张，生性怪谲，虽聪明灵慧，略可望成，无奈吾家运数合终，恐无人规引入正。幸仙姑偶来，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，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，然后入于正路，亦吾兄弟之幸矣。’如此嘱吾，故发慈心，引彼至此，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，令彼熟玩，尚未觉悟。故引彼再至此处，令其再历饮饯声

色之幻，或冀将来一悟，亦未可知也。”

这叫什么话！要想宝玉成才，应该让其远离“情欲声色”、亲近“四书五经”才对，可是警幻却秘授宝玉云雨之情，搞了个“风月规划”，安排了至少三组“十二钗”围绕在他周围，让这个本来具有“补天”才能、可以重振家族大业的“石兄”蜕变成了一个花花公子的秉性，贪恋“温柔乡”，不爱功名爱美人，导致了家族快速衰落——“宿孽总因情”！

看来，那这两个老祖宗真是瞎操心、帮倒忙！俗话说叫做“找鬼看病”。因为他们哪里知道，他们遇到的警幻仙姑本是一个“寻找机会、布散相思”的角色，“嫡孙宝玉”便是她提前安排进贾府的。警幻的任务就是要让石头体会“好就是了”的人生幻灭历程，贾府正当其所。所以老祖宗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他们岂能熬得过“运终数尽”的盛衰消长规律。

诗曰：
水有源头家有宗，功名盖世傲从龙。
箕裘颓堕因何起，不死亡灵自废功。

红楼枕梦 纪永贵专栏



纪永贵

纪永贵，笔名槐下牵牛郎，文学博士，池州学院教授，安徽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。业余爱好旧诗、书法与垂钓。

《红楼梦》中人物众多，除了与爱情有关的人物，其他人等读者并不在意，包括贾府立业起家的第一代“宁荣二公”。第二回冷子兴向贾雨村“演说荣国府”时说：“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兄弟两个。”我们可以为贾家男性世系写一份简表来。宁国府：宁国公(贾演)——贾代化——贾敷、贾敬——贾珍——贾蓉；荣国府：荣国公(贾源)——贾代善——贾赦、贾政——贾琏、贾珠、贾宝玉、贾环——贾兰。

虽说宁荣二公早已谢世，但他们的影子在家族中时隐时现，仍然左右着家族发展的命运。第七回，宁国府的守门人焦大骂道：“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，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！”因为焦大“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，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……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，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。”所谓“太爷”“太爷们”指的就是“宁荣二公”。

《红楼梦》故事的缘起是一个奇妙的设计，可称之为“需求循环决定论”。我们